

雙琴堂文集卷上

賦

聖駕巡幸津淀觀民行慶恭紀

聖天子登三握極咸五臨宸道隆悠久化洽清淳九
寓延洪協氣兆黃圖之瑞萬邦綏屢調風扇碧
甸之春萃

五代於一堂遠邁古稀之六帝屆

八旬而重慶早徵瑞應於三辰福膺洪範之疇景符
昌運戶晉華封之祝頌溢編民序戒春耕俯青畦
而繫念歌傳夏諺邀

雙琴堂文集

卷上

一

玉輦以時巡懿夫津分析木城號漂榆襟瀛帶鄭控
海引湖趙癸燕壬物土屬上映之地姚蒲陶龔
神京爲首善之區過村落而問桑麻竒乎相接泛
吳舟而棲越舶爭焉若趨若其旅順東睨文登
南望渤海蒼茫烟波蕩漾繫六鰲而鼉鼉神山
隱峙乎中流來五鳳之翱翔翮羽遙迎乎

綵仗川王百谷潮汐難測其卷舒日出萬端雲霞
莫窮其名狀迄乎渠開永濟河濬會通垣連排
雁橋亘卧虹會衆派之朝宗漲鴨頭於蓬島帶
無邊之潤色落雲影於蒼穹爾乃堰長千里兩

漕之舳艫雲從水遠三灘五牖之椿牙碁置或
疏或築減水束水異其名有革有浴石工埽工
盡其利昔年

駐驛屢經

親授夫機宜此日安瀾用譜休祥於掌紀益緣

乾符獨運惟審勢而度時因而

巽命重申俾鳩工而集事也於是陽侯息駕風伯停

驂不揚東海之波軫念稍寬夫

乙夜自轉北河之運歡聲遂遍於丁男利普乎稻

蟹蒲魚山既官而海可府慶延乎黃童白叟腹

雙琴堂文集

卷上

二

爲鼓而哺亦含祥光聯分野之星尾十斗七瑞
應兆知時之雨耕九餘三望歲情深仰

重華以重幸瞻雲慕切企

丹仗而遙諳維著雍涖灘之年值夷鐘姑洗之候

皇帝求民莫於端居鑿輿情於在宥傾葵獻曝深嘉

北向之誠卜日諏辰載舉

東巡之狩

六龍親馭碾繡轂於郊圻雙漿輕搖盪盧溝之春溜

軟紅道上蕙轉光風嫩柳隄邊泉瑩列宿蘭舟

過處花愛日以增妍

羲御經行草含飈而愈秀芳菲載路油油然如窟
聖澤於醜醜民物引恬皞皞乎若登春臺而仁壽爾
其輪飛

北極

詔問俗以觀民艇駐南津

命陳風而行慶集共球於實黎莊畔

省方更盛於虞廷

敷懷柔於桐柏村前于邁載賡夫雅詠德在木而鳩
鳴拂羽爲乘木德以

施仁氣感陽而田鼠化駕爲順陽氣以宣令披圖

雙琴堂文集

卷上

三

巡洛匪覽勝而盤遊刻玉觀河實訪謠而聽政其地

則平原疏衍巨浸滂洋固臯神而海陸亦土沃

而泉香火耨水耕無俟桔槔之用青黎黃壤素

推腴美之鄉園廛之賦凡幾何農部司其籍藪

澤之材十數倍川衡守其藏其利則煎爇爲業

煮海爲資致閭閻之殷盛樂品物乎咸嬉爛其

如銀跨東海之鹽井皎焉若雪勝西省之鹽池

味本宜冬功克收夫潤下精原儲水富自擬於

不賫至其河畔流春溪光映曉開鏡匣兮熒熒

澁縠紋兮渺渺環睢洲之左右蘭芷繽紛靜海

若之波濤菱菰綠繞奇傳水母載鯨目以紆廻
珍有江瑤媚晴川而縹緲迷茫萬頃見鮫客於
江心歎乃數聲出漁舟於雲表與夫盼蟹舍以
淪漣瞰蛟宮乎瀆滉夜光閃爍懷明月於隋侯
寶氣氤氳探靈蛇於象罔赤宜丹而黑宜砥干
尋瑜瑤盡記方流玉爲葉而金爲柯十丈珊瑚
都歸鐵網天不愛道馬貢瑤圖河出瑩光人歌
繡壤况乃

勳華廣被

渥澤兼賅天臨出日地盡無雷窮八紘九垓之區咸

雙琴堂文集

卷上

四

梯山而入

覲極漆齒雕題之國羣航海以偕來西母貢琛知玉
燭之詞和於瑤瑤南山譜詠聽錫簫之律應入
葭灰用是

聖情愉

宸衷悅揆

天藻於

奎文義鳳樓而綺結村證子牙之誤破彼宿疑橋訥
老泉之詭強其臆決

堯樽巷設樂

祖武之遙繩

禹載時乘快民情之盡闔驗二十四番之花信旣披
拂以含和喜一百五日之雨膏亦廉纖而應節
然而

天子方穆乎深思謙焉若谷奉

天道而欽若寅恭念民依而時欽錫福

周巡海岸不以海晏而杼宵旰之勤

俯察河渠不以河清而弛隄防之目歌不興夫瓠子
黔黎共享其昇平堅已等乎苞桑士女胥歸於
式穀凡此皆

雙琴堂文集

卷上

五

聖主錫平成之慶俾小民蒙樂利之休封圻之內瀛
海之陬村童戲馬田父扶鳩旣永登乎衽席長
服力乎耒耨曰麗金烏布陽和於東陸候占星
烏叙平秩於西疇億姓觀

光識

天顏之有喜

微臣

獻賦揚班管以興謳願效愚忱於

一介而賡

聖壽於千秋

仁壽鏡賦

以仁風廣被壽域宏開爲韻

欽惟

盛世羣沐

皇仁讜論進千秋之鑑衢尊茂萬物之春南極長輝
天不愛寶西山表瑞石亦堪珍懸日月而拭兩
風借鑒無遺於毫髮映斗牛而霽雲漢題字更
燦乎星辰是以懸於碧落轉以鴻濛擬金鏡之
在握似玉照之涵空歷千年而永澈曉萬象以
無蒙鑄自何人寧藉五丁之力磨來匪石時吹
萬里之風爾其迴出兩間高懸百丈未許塵封

雙琴堂文集

卷上

六

獨爭月朗照不嫌疲鑿無或爽體著安貞之象
效坤載以無疆觴借嵩祝之呼瞻斗山而咸仰
圖呈益地何殊日月之照臨瑞擬噐車彌見山
川之脩廣爰是采晉殿之嘉名攷開元之遺事
何俟借觀止水清溶濯錦之波無煩巧鑄容成
光著蠶叢之瑞宜乎方以神智湛寸心之用虛
運若圓靈通四表而光被彼夫水鏡則澄濁類
於神清金鏡不掩媸形於貌陋懸秦鏡而物無
遁情握心鏡而照無疎漏雖亦利用而呈能未
可稱觥而獻壽爾乃瑞可稱觴光能表德壽惟

萬寶告成賦

以因民之利屢省乃成爲韻

雜

聖王之御宇本敬天而授人值蓐收之握令遂少昊
之輸珍人不貪兮三時盡力於畝畝地不愛兮
九穀比重於瓊琛滿篝滿車固多多而益善斯
千斯萬且陳陳之相因爾其薈其熟徧穎粟堅
勻碧畝陸離蒸晴霞而鬪艷黃雲璀璨沐寒雨
以爭新權彼兒童袖來籬落利竝寡婦擊去筐
筠允矣樂歲常飽洵哉惟食重民若夫懼螟螽
之爲害怒稂莠之潛滋誰守望而肯後爭耘耨

雙琴堂文集

卷上

八

其先之務使碣砮不混於美玉忍教瑾瑜或湮
於塵緇露濯青莖擬牟尼兮一串風搖素穎訝
瓊圃兮千枝及其穫趁天時養資地利畝聯歧
合旣穗九而蒂雙子去母來豈強一而弱二或
納結而納種宛如木難火齊之貢庭亦粢潔而
粢豐且並蒼璧璜琮之陳噐則見家家元圃人
人武庫春來月下粒似珠以斜飛簸向風前屑
如玉而紛布笑卞和之璧未可療飢鄙照乘之
珍何如合醕瑞呈史館上大有於頻頻祥兆詩
章歌豐年之屢屢然而樂不忘憂安偏懷警豈

效東庫之徙夫西庫惟荷春省而兼乎秋省是以不脛而走鄙屋共酌其流通因之韞匱而藏日用相期於綿永非風俗務嗇儉遂忘樸自物力忌盈費不宜猛飲和將遍醉乎衢尊富國其何取乎采礦至如籬橋垂金霜楓綯綵瓜分碧玉蘂剖青醞葵欲傾心梅將調隼物號有萬莫敢後時而至利倍以三孰云耕也其餒駭目如入金羊之肆看禮義之興斯給人能慰昏暮之求詐戈矛之鍛乃於是拜手而爲之歌曰玉燭調兮秦階平時不害兮百穀成倉箱裕兮泯角爭邦不迷兮四海清又歌曰粒我民兮家室盈阜庶物兮秩西成懷無辜兮洽輿情彼徑寸兮失光瑩

時和年豐賦 以題爲韻

欽惟我

皇上祈年有效沛澤無私省助省耕裕三農而昌百
穀參天參地播五行而柄四時古者告有協風
固草木鳥獸之感若太史書其雲物實雨暘寒
燠之各宜弭陽愆陰伏之災胥遊化宇慶解慍
阜財之樂幸際昌期爾其信報花枝二十四番
弗已律調玉琯七十二候無訛試聽布穀聲中
春渥一犁酥雨還看垂雲隴畔繡連四野嘉禾
露漙漙兮人飲衢尊而共醉民皞皞也街擊土

雙琴堂文集

卷上

十

壤以興歌匪特老安少懷共鳴其暇豫抑且鳳
儀獸舞迭應其祥和則見操蹄操孟祝篝車之
滿望多稔多黍瞻櫛比之連天物與土而相宜
信埴壤墳壚之並茂色偕雲而掩映亦青黃赤
白之相宣玉粒飽家家豈止屢登三百豳風吹
處處爭誇歲取十千蓋王者敬天旣已撫五辰
而齊七政自小民有慶無不耕九載而餘三年
於是倉箱慶室秭稔輸公吹籥葦以索饗擊社
鼓而報功物無疵蠹之患人多洽比之風絃誦
鼓歌僻壤咸知夫禮讓笙簧酒醴雍睦隱靖乎

兵戎彼沐浴於化日光天者且欲暄負而芹獻
則鼓舞於堯階舜陛者皆仰烈駿而功豐因拜
手稽首而爲之歌曰維

皇有道庶徵無誤五者來備各以序布天降康年人
濡甘露食德飲和鼓腹含哺蕩蕩難名屢豐敬
賦

雙琴堂文集

卷上

十一

頌

皇育庶民燭照無疆正昔來謦答也泉市天判京平人
手稽首而爲之歌曰維

頌
皇育庶民燭照無疆正昔來謦答也泉市天判京平人
手稽首而爲之歌曰維

有本亭賦 以芳草依人層巒逼座爲韻

懿夫太和峰峻聖女泉香出燕城而數武溯瀉
水於一方竟委窮源信如斯之不舍登峰造極
務有美之必揚蓋往哲曾會意於盈科一椽紀
勝而竝亭遂標名以有本千載留芳則見俯視
碧流高瞻晴昊拾級而上躋七尺於雲衢拭目
以觀蔭千村於羽葆揖集雲而西顧峯嶺直通
紫塞之雄攬拒馬於東來屹立欲障狂瀾之倒
翬飛競麗於明霞簾影搖青於芳草於是拓雙
眸以遠望立千仞而振衣曠懷旣迴出乎六塵

雙琴堂文集

卷上

五

覺天空而野濶妙理亦頓成於頃刻悟魚躍與
鳶飛漣漪示習坎之功盈而後進挹酌寓逢原
之象願俾無違一綫流長有契乎源泉混混四
瀛漸放不勝其川上依依爾其卽遊寓學略景
怡神自強期於不息罔間貴於能勤慨晝夜之
潺湲功由深造知停泐之靜蓄志用不紛較彼
翠秀名樓徒爾崇觀於傑構羞他看花有苑第
可取媚於遊人獨是墜者宜舉廢者宜興悵前
型之未遠望後步之堪繩紹陳公而繼起惟黃
霸之足稱還後世之舊觀財不傷而民不害觴

重陽之佳客人如玉而酒如澠勝事可傳爭詡
同登於百尺孛生較晚未獲更上夫一層則惟
懷往事以流連棠餘蔽芾撫殘基而悵望松孰
盤桓咏留壁之高吟跡莫尋夫蠟屐問流觴於
曲水術徒印夫觀瀾柳茂長堤木樹同於人樹
波恬山漲河安卽是民安太守風流寧無嗣響
高山仰止剩有晴巒果其體初造之深心念復
興之雅意則整頓初規恢宏舊式聲聞恥其過
情資深取於自得務稽古以脩繩學有源淵期
掘井而及泉功無岐惑則本深而木茂共欽浥
注之無窮自本立而道生何嫌富貴之相逼因
爲之歌曰金臺買駿兮今誰過吟臺弄月兮名
虛播何如斯亭之建兮據山水之幽而不來燕
雀之賀太守啣盃名流滿座釀萬里之風雲落
九天之咳唾抽絲援簡蛟龍爭起於文河攜句
驚人呼吸還通夫

帝座

雙琴堂文集

卷上

三

碧落碑賦 以寢卧其下莫知姓名爲韻

繫維响嘯失眞之眾難審金銷石泐誰識古篆
之文山峙水流世重陽氷之品潤筆爭想輸縑
貯篋還思裝錦蓋惟情殷嗜古不憚陟險而凌
高遂令技可通神幾至忘餐而廢寢湖夫唐祚
之初碑峙龍門之左聳百尺而與峰齊歷百年
而無人過千層鐵繡煥日月以光芒三丈螭盤
藉風雨而咳唾疑爲沒字羣阻於仰之彌高傳
以道旁誰羨爲先民有作空傳丹篆於夢吞幾
等綠沉之苔卧乃有人耽慕古士癖搜奇轉羊

腸而步穿烟霧追鳥道而履踰險巖神驚鼻屨
之負赤簡心怡兔筆之走蠖蛄心摹手追豈惟
目不他視神行官止庶幾動與天隨捫字而珠
璣錯落讀文而璀璨陸離樂此不疲轉惜光陰
於分寸愛而弗去頓忘山谷之凄其於是鎮日
摩杪相爲枕藉極思彷彿於丹黃恨不追隨於
親炙慰半生渴想空傷物在人非裊一縷清思
幾於神遊物化匪特睥睨其旁而且寢卧其下
爾乃辨點畫於臺芒遇精神於鋒鏑搜苦剔蘚
去塵翳而墨彩煌煌絕岸崩雲燦字光而晨星

落落瘦不露骨信玉筋之錯金而屈而能圓宛
金釵之折脚依稀二字擬日月之雙丸想像全
文嘆烟雲之盡幕旣并神壹志甘孤詣而冥心
遂悟妙通幽自賞真於素寔以故遇石稱丈倉
情若癡湖篆摺於千年史斯宛然在目印秦漢
之八體金石可以爲師插天而雲碧流輝旣紫
皇土電青霜之綯采入夜而星芒鬥麗更龍跳虎卧
之呈姿不類羣鵝之換寧煩幼嬾之題如盤斯
安啣千牛之難洩可笏而拜閱百世而誰知若
夫爪能透拳筆從心正雖筋骨之無衰實丰姿
之遜勁藉竝筆虎之傳尙識篆書之聖幻而莫
測豈風磨雨蝕所能殘高而不危惟月華日珥
之相映果其來學之有人何嫌作者之隱姓我
皇上右文稽古振贖發盲考陳倉之石鼓煥閣帖於
赤瑛屈玉垂金士肯寢食於書卷攀龍附鳳路
自蹈厲於蓬瀛將見艷藻摘天瞻法物而作肅
何難鑑旬擲地抽妙緒以留名

花御史賦

以玉笛誰將月丁橫爲韻

懿夫項帝乘權滕妃屑玉風威栗烈萬卉盡殫
劫於飛霜冰帶晶瑩一枝獨峻嶒而超俗緬風
流於官閣陋彼顏紅憶綽約於羅浮空傳萼綠
何似締松交竹允宜位置夫蘭臺試看冷艷幽
香詎遜丰標於玉局爰是名占百魁命膺三錫
歎清白之無如羨堅貞之莫敵蜂媒蝶使旣力
拒其難侵杏冶桃夭咸嚴防而務剔時而徘徊
簷畔笑徵杜甫之吟時而偃蹇江頭首點桓伊
之笛爾其謝孤山之逋客吹清馥於

雙琴堂文集

卷上

六

形埤偕屈軼以指佞並朱草而榮時負和羹調鼎
之能允矣儲材副相在九棘三槐之畔洵哉履
素士師較秋實與春華無容多讓論冰心與鐵
骨舍此其誰彼夫芍藥近侍牡丹花王蓮稱君
子薇暑仙郎非不榮施於朝暮何能凌厲乎冰
霜惟竝勁質自展寒香拂素雲而璀璨流光白
擬彈章之片片度涼颺而舒徐奏響清如珮玉
之將將至於竹外疎斜嶺頭發越逞嚴威而獨
步筆固無愧於江淹縱巖直之少文風又何殊
乎周勃况乎洩春光而逗生意力每回天宜其

拗龍角而走虬枝材堪補闕味如細嚼方思折
檻而引裾清不知寒忍遂還山而弄月因之詩
尋灞岸暫停風雪之驢路肅塘坳若避青驄之
馬孰徵歌於翠羽美人殆冉冉而去乎偶擁鼻
於褐裘公子或翩翩而來也吟王曾之妙句蒼
生感引領而興思賦宋璟之清詞小儒且喬舌
而不下於是堂開玉照丹轉金成寄逢春早曬
趁雲晴雪尙輸香恠底吟來芬齒頰魂猶追月
倩誰寫出影參橫撐瘦骨之稜稜知向柏府烏
臺而馳譽持貞操於矯矯信非蜜脾蠟瓣所能

爭

虛中棗賦 以相彼中心宛然入道爲韻

懿夫纂纂風前離離陌上剝來八月響秋色於
幽風贊用三朝佐嘉脩於秬鬯雖云落實而取
材要皆外觀於皮相若其產貴中山名標易水
非二寸四寸之矜長實通中虛中而莫比旨含
虛白若諸有之悉空味擬諫回竟生一於不已
考周官之設饋方令籩豆推香向肴核而分甘
頤教膾炙輸美蓋中含爲貴類味道於潛心且
虛用無窮故取此而舍彼爾其羞炫華以飾外
等通理於在中茂其有人枵腹曾充乎鄧禹鑽

之無核鄙心或化夫王戎非同絮敗轉似淵冲
或阻之而愈出豈叩之而真空以故夏取其火
秋憩其陰掩映於青畦綠圃點綴乎紅葉丹林
梨栗交稱誰云味短旨甘偕進厥惟德欽寄元
妙於靜函微斯孰與融滯累而無闕實獲我心
羌乃與松對勘非渺本性之存存惟竹是師尤
效虛心之宛宛卽至虛而函至有妙竅直擬夫
蓮心本中通而執用中化身倍多於蕙畹固丹
衷之獨抱乎塵埃正素慤之不虧乎損益是以
功傳補氣用藉延年安期之貢如瓜房塘之膏

可然雖無實之可責而有譽之堪傳惟中故和
味劑蜜飴之用惟虛乃實妙參畫象之前因為
之歌曰霜染秋林兮紫競拾丹心照日兮分棗
粒盛之簞兮餐之芳酌其出兮量其入又繼之
歌曰外爭耀兮真孰葆中之含兮味之好天惡
盈兮人好謙彼嘉果兮乃適道

細於穀侯右史左圖韻金石於華戶樂聖賢之

昭對青宮

更勤稽考於夕長精思長

徒慕乎功名半榻擁

垂簾鎮日塵罷清談

非同絮敗轉似淵冲

而真空以故夏取其火

秋烈而愈出言

吐綠團點綴乎紅葉丹林

梨栗交稱誰云味短旨甘偕進厥惟德欽寄元

盛兮人我猶茲嘉果兮以歡歡無闕實獲我心

燭曰悅年對兮真樽菊中之含兮和之秘天惠

盈盛之旨兮登之芳酌其出兮量其人又繼之

之燭曰露染秋林兮紫競拾丹心照日兮分棗

和廣靈翰之用對靈以實燧參畫象之前因為

可然雖無實之可責而有譽之堪傳惟中故和

三餘讀書賦

以茹古涵今寸陰當惜爲韻

懿夫士通經而足用人務學而被愚如農夫之
有秋弗勤曷獲如荒歲之賴穀惟積乃儲或囊
螢以繼晷或映雪於當除誠無閑乎歲月必見
拔於茅茹爾乃探禹穴之赤文檢瑤函於秘府
比賈良之多藏學長袖之善舞牙籤玉軸抽縹
緗於鄴侯右史左圖韻金石於華戶樂聖賢之
晤對青燈頻藝夫三更勤稽考於夕晨精思長
飄乎一縷四隣聽去知非徒慕乎功名半榻擁
來直欲寢食於往古於是垂簾鎮日塵罷清談

雙琴堂文集

卷上

三

讀易坐小窓瓦雀時行自兩兩哦詩斜朗月落
花飛運任三三縱使香燼金猊管取寒灰復撥
况乎白生虛室有不萬象中涵當夫雲同歲暮
葉脫長林人驚粟烈冰沍寒陰而乃維誦終宵
聲憂敲窓之竹清吟徹曉音諧流水之琴豈惟
晨昏無閑並忘霜雪疊侵業業兢兢若恐時乎
我逝魚魚雅雅誰云古不如今且其雅意潛脩
非甘肥遜遲白首之長埋操青雲於左券晝猶
閉戶門在蓬蒿夜則焚膏跡無澌溷朗吟麗句
不嫌巢鶴頻驚靜對殘編復與蒼天何怨參經

權以互濟胸羅兵甲之萬千冲牛斗而常明時
耿星辰於方寸於是夜以繼日時重兼金曉曉
晴湖不踏春遊之屐凄風苦雨偏傳誦古之音
時而揚兮響亂蕭騷之遠樹時而隆也細同漸
漚之沾襟暗室無欺底須把盃而問月有園弗
覩憑他結子以成陰爾乃學成濟世利用賓王
胸羅星斗品重圭璋三升書秀九命疊彰佐

文教以敷治宣

雅化於遐方共仰絲綸之本乎經籍誰訊模稜之少
夫肩當迨至薦剝之頻加益見韶華之非擲證

今據古知經史之憑藉良多繼往開來將俊髦
之裁成可借葢日積而月累何形禁而勢格煥
文彩於壁奎垂功名於竹帛旂常鐘鼎非一日
所倖圖禮樂詩書久分陰之早惜

重脩易州浙江會館記 代

易邇京師僅逾兩舍薰蒸首善之區早化擊筑衝冠之陋漠然山高而水清雷溪偕拒馬以爭流紫塞繞飛狐而競秀千巖萬壑正無異山陰道上行也吾鄉遊歷竝土者輒戀戀不能去或因遺愛而思留或爲依親而擇里聚族托處或猶有重去其鄉之思會館之建其來舊矣創之者邵與施踵之者朱與張前碑可讀一披覽焉固知爲睦族敦宗之雅會酌功報德之

雙琴堂文集

卷中

一

公所也夫天下見爲公而共舉之成固無難亦見爲公而不獨任之廢亦甚易不數十年而墻傾屋圯並其間之出租入息以供酒醴者且侵剝吞噬而莫可誰何矣使槩視爲非一人一家之計而掉背不顧幾何不令慷慨悲歌者笑南風之果不競耶孫君陳君在浙本望族而徙易以來尤以慕善樂義爲易人率乃慨然志於恢復適知易事者爲壺溪黃君凡百廢墜罔不脩舉尤二君之請取人之虎視蠶食者悉釐正而清楚之二君權其子母計其工費不取派於同人而竟任爲已事頗復初觀還增新宇像黃君而報

以祀巖內外而建之門肄業有地厨庫有司是皆前
人所未遑而二君爲補苴周至者也嗚呼莫爲之前
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微二君力恐邵朱諸
君子之流風餘韻且有不得而想見者豈特慷慨之
士笑人哉無忘舊德以彰雅化夫固維風善俗之一
勸也客有以館名浙江而問稽山鑑水之勝吾舉二
君以風之曰鄉之所重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寧獨吾
浙云乎哉是爲記

北賈庄村重修毘盧佛殿記

聞之神無德於民者祀典不書事無關於世者君子不齒余之記重修毘盧佛殿也則有說殿久傾圮數十年無言脩葺歲以戊戌居民苦旱祈禱者日無虛而終莫應僧人慈航乃率大衆禮佛於灰燼之餘祝計日而雨兩果如祝將謂非佛之靈歟何以必待祝而後應也將謂卽佛之靈歟何以前有祈而無應也靈與弗靈佛固不欲明言也而民思所以感其德而報其功則不忍須臾緩鳩工庀材將數十年無言脩葺者不待言而脩葺於一旦矣此毘盧殿之所以脩而卽毘盧殿記之所以作也往見軼望於民者每謂予德民而民不知感彼賊民而民不知怨與其無感而德毋寧不怨而賊嗚呼是何不於下鄉勸農時一覽夫廟貌之莊嚴與頽廢也重修殿宇固村居細事而以云昭德報功則不得謂非世道人心之所關已是爲記

蝴蝶畫冊記

余友李濯泉工朱碧山之藝而性嗜翰墨藝事有暇
卽取蝶圖之故涿鹿易水間多李君畫蝶一日以巨
冊示余曰吾之繪此豈爲其金粉陸離哉亦愛其超
脫塵壤而逍遙寥廓也情之所托精神聚焉子爲我
識之毋令人笑我技止乎此也余受而展之牙籤玉
軸間每際花晴草露圍蝶交翔時輒諦夫偃仰翩翻
以覩其翼豚鬚眸覺栩栩生動之趣無不脗合於筆
端乃嘆蝶之遽然於莊夢不若遽然於畫冊之爲活
現也夫畫蝶傳於滕王元嬰當時未聞其解衣磅礴
而千餘年來殊乏繼起謂非得其趣者不易其人哉
抑又聞之朱碧山以製銀器著名元代而其器不傳
其姓字則傳於宋荔裳施尙白諸君子咏歌中然則
濯泉之薄工藝而嗜翰墨意深遠矣昔張平山水工
也而卒以畫傳周青士米賈也而終以詩傳人亦視
其所就何如耳吾知濯泉之傳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請什襲之以俟世之能傳濯泉者

今歲六月暑雨滂沱牆屋傾圮予曰局縮於頽垣敗
壁之下駭浪驚雷幾不知生人之樂之何在也一日
稍霽濯泉李兄過訪而手出一冊示余曰子爲我識
之予展而翫之則鬚香翅縠萬蝶交飛微特暝烟沉
蕙微兩宿花繪其態卽唐人所云品物多情總屬伊
卽宋人所云江南日暝午風細者並其性情亦繪之
夫畫蝶傳自滕王而湛然之後繼起無聞吾不知濯
泉此冊視滕王粉本何如而寓目神馳頓覺與逐於
晴雲碧靄而忘夫身之日在污垢中也洵湧之聲與
耳俱寂霹靂之震與魄俱寧而風光之澹拖花霧之
氤氳時縈於眉睫而精神爲之栩栩也畫蝶之移情
豈僅金粉陸離哉願以質之寶愛此冊者

荷汀在余村之東綿延百畝扶疎萬柄誦讀有暇輒
徜徉於清流茂陰間見其璀璨於驕陽酷暑而憔悴
弗形也挺特於暴雨驟風而宛舒自適也長空瀉碧
而紅粧自裊不啻羣玉遊仙而瑤姬蕩槩也淡月籠
烟而碧田極目不啻蓬壺示幻而太乙乘舟也目矚
神馳神怡心曠極擬議而不能欲刻劃而未得惟默
誦周子愛蓮說而於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句時彷彿
其流韻焉夫韻難言也晉人論書則尙丰韻唐人說
詩亦崇神韻吾不知荷之丰神從何擬似而汀之西

雙琴堂文集

卷中

六

北則爲秦晉通衢商賈來往喧闐無間而一讌賞於
荷汀中則清冷砭肌而靜車馳馬驟之聲於弗聞矣
汀之東南爲兩郡名山所環拱時就荷汀流覽則玉
山荆山之勝無不浸影垂青揉金碧之輝煌屑暈飛
之錯采而靚粧淡抹裊娜虛涵矣信乎信乎荷汀一
席足以傳蓮之韻而與蓮競韻者殊乏人也使今日
而有蓮社諸君之曠遠青蓮才子之高華則蓮之韻
因人而傳人之韻藉蓮而映以天然之藻發脫垢之
思有不令人矜傳於不朽者乎而惜乎予之未克侶
也則惟徘徊荷汀之上以彷彿君子之餘韻焉爾爰

記之以寄望於地靈而人傑也

天下事惟過求人為可語日苦也余閱恕谷後集因
其為友劉君作忠恕堂記絕不詮疏字義祇用談虛
色變事形容之知言哉夫忠恕豈口舌所能爭哉張
君庶若一日以剡溪半幅命作擊窠書書二字以名
軒余笑曰幾時學道故作此頭巾語耶張乃視余歛
蹙而作色曰吾少孤露居隣強暴藉非持服二字恐
伺我短長者早然然矣吾不敢信為入道之基而
竊幸於窮世之用也則易於十年來所力行而有得
者為爾

卷之三十一

忠恕堂記

七

忠恕堂記

忠恕堂記

忠恕堂記

荆山之勝無不浸影垂青探金碧之輝煌層疊飛

之錯采而靚粧淡抹異鄉虛涵矣信乎信乎荷行一

席足以備蓮之韻而與蓮競韻者殊乏人也使今日

而有蓮社諸君之曠遠青蓮才子之高華則蓮之韻

因人而傳人之韻藉蓮而映以天然之藻發脫垢之

思有不令人粉傳於不朽者乎而惜乎予之未克侶

諸公以寄望於地靈而人傑也

忠恕堂記

忠恕堂記

爲張虞若書忠恕堂記

天下事惟過來人爲可語甘苦也余閱恕谷後集見其爲友劉君作忠恕堂記絕不詮疏字義祇用談虎色變事形容之知言哉夫忠恕豈口舌所能爭哉張君虞若一日以剡溪半幅命作擘窠書書二字以名軒余笑曰幾時學道故作此頭巾語耶張乃脫余袂噓而作色曰吾少孤露居隣強暴藉非持服二字恐伺我短長者早恣魚肉矣吾不敢信爲入道之基而竊幸獲涉世之用也因舉五十年來所力行而有得者爲余詳道之然則余固未傷於虎而樂談夫虎者

雙琴堂文集

卷中

八

若張君乃可謂過來人矣使遇恕谷集中劉某有不相視而相笑者因并書以貽之

記讐殺事

州有三十八社都總納高達者人多稱其能幹辦善交遊。余固未之識也。今年夏忽以被刺聞。且因之被傷者數人焉。余駭而異。曰：遭盜劫乎？客有知之悉者。蹶然曰：非盜也。讐也。事若有鬼神相之者。聞其村人言前一日薄暮時見其隣王某持刃入山神廟。焚火焚香且拜且礪。口喃喃若祝詛者。村人疑其樵於山而爲毒噬防也。故不之問。是日夜半某持刃出遇一人恐其阻已輒用刀揮之。彼初不知其爲達之族孫也。亦不知其一揮而卽死也。倏又一人來又揮以刃。

雙琴堂文集

卷中

九

其人輒伏戲臺下若恐其復爲揮而僞爲死者。又一人來揮之中臂卽負痛去。亦不問其何以刺也。對戲臺爲達之大門某正慮其無由入也。乃有劃然啟者。則達自臥室聞嘈雜聲喊其長子使出視焉。固不防人之行刺也。而刺突及之。退倒於門內。影壁下創未及斃而亦不解其何以不言痛也。某遂抵中門中門外爲工人宿止處。工有聞仆地聲者穴窺視之不見有人。祇見黑氣團團焉。時達不能寐疑長子之久而復命也。又呼其次子起視之。次子甫出門工輒自窺止之。曰：勿出院有怪焉。先是去歲其子曾夜出暗爲

物擊未解爲狐爲鬼羣謂爲怪及聞是語心怵爲怪而又不高言以駭怪也。乃轉身入室而中門不及復合矣。某乃直抵其內院。達室三楹。達妻卧西楹而遣二小僕寢中庭以備不時之呼。時達又怪次子之不復命而轉疑嘈雜於耳者爲其族弟之毆其子也。蓋其族弟居於室之西偏。每責子之夜賭不時喧鬧。疑於是而遂促其僕起往諭焉。且曰告爾二爺爾二叔有過俟明晨我代管之。豈知僕一啟戶而挾刃者乃就榻而刃其首耶。啟扉之僕又駭以爲鬼而不敢言。尤可笑者達妻劉媪尙偃卧其側。而以進而刃達之人疑爲被父赶逐之人且誤推刃刃達之聲爲逐子批頰之聲。迨久而不止。始從旁勸曰爾姑勿打恐聒爾兄。而刃達者亦不禁啞然曰我固尋高達而刺之。刃者媪以我爲誰耶。躍然出。入一夙覺之某家某家適有酒客未散。因共繫之羣噪而視達屍則已肉飛骨碎不可檢合矣。夫傷數人而人不一言入數門而門皆內啟其院闐寂而其耳嘈雜其僕疑其子疑而其妻更以疑而聽其夫之殺於側。非有鬼神顛倒於其間。其何以俱入疑團而不醒耶。迨官來檢驗訊其故。某直應曰讐也。吾佃人之田而彼以計奪之。吾糞

吾之田而彼以計淹之。彼固欲利吾有而滅吾家也。吾焉得而不刃之。官詰以何不控乎。乃對曰。控之屢矣。我先控彼而我之呈未批。彼後訴我而彼之詞忽准。票傳而不訊。役狼而需索。蓋舉衙之書吏頭役。無不爲彼鷹犬而噬搏我也。我不直於官。不得不直於刃矣。爰視其刃。則爲骨所挫。卷曲如指焉。余聞言而始知。人所謂善交者。固交此猾吏與蠹役也。人所謂能幹者。固幹此利己而損人也。向使隣獲所控。則小懲而大戒。何至受禍慘酷如此。今日哉。因憶數年前有殺二德一案。德爲龍貝勒之嬖臣。恃寵挾貴。能指頤

地方之有司。少不當意。輒鞭朴囹圄之。有陳姓以剃頭爲業。德固賤其人而辱之頻也。不知其人已積不能平矣。一日德乘輿自外歸。去舍僅里許。陳忽笑出。抽刃叱其御曰。爾輩勿輕生。今日非德死。卽我死矣。德固以拳勇名。又素輕陳。方笑其不能如我何也。聲未終。而刃遽中要害。痛不可忍。自墮車下。陳知其無生理。乃赴里長就繫焉。里長猶疑其言之戲也。及趨視德。則已泥血模糊。狀如塗豕。口不能言。而氣如遊絲矣。夫以德之聲勢。詎料其斃於一剃頭者哉。而當其刃之及身。雖有貝勒之寵。而不及恃也。雖有有司

之威而不違假也。人以其死爲猝不及防而吾謂其
死固積之有漸矣。然則怨毒之於人大矣。並計之爲
以心計害人及聲勢怵人者勸。

雙琴堂文集

卷中

十一

記田女事

里有田與忠者自安平僑居無他生計佃城內富婦園地種生一女名年姐曰逐村姑挑菜採薪頗稱肥健田所佃地主富婦渾名老丫頭譏無專夫也善居積以財雄買一子爲送老計苦無與婚一日詣與忠家索積欠見其女富態謀配買子而慮其或鄙也乃啗以重利弛積欠不取另割腴地以聘與忠初畏人言謀之戚友戚友多憊鬼之議甫定而女病矣不半月間骨瘠如柴勢且不起其姨媼視之撫其肌而嘆曰女何無福方謀爲富家婦而乃攫斯疾耶女睥睨曰兒之死正兒之福也與其爲若等人家婦寧如作清白人家鬼耶絕食而卒卒年始十三劉媼固嘗往來余家余聽其縷述語意若深怪女之無知者而不知其爲羞惡之本心最有關於世道也豈特媼彼富婦哉彼憊鬼其父者非鬚眉中人乎慕富厚而忘廉恥視此垂髫稚齒何如也然則女雖不死於烈而不可謂不死於義也劉向在今日當與魯伯姬楚貞姜共傳矣孰謂村姑中無人哉惜乎予文不足以重世也

記董山長逸事

董曲江先生爲書院山長。雖脩脯不給。而絕口不談阿堵。其長孫適自他省抽豐歸。念先生老年不能睡。北方火坑。因費數十金爲先生製一牀錦段被褥。極博且厚。而先生每卧後。必移燭就榻觀書數卷。非極倦不肯合眼。易新被褥之夜。倦後息燭未遑視其餘燼。吹落何所。遂酣然而寐。夜將及半。其侍寢奚童。忽聞煤烟促鼻。驚拭兩眸。突見簾內火光熠熠。烟自先生榻上出。急持燈入視。則新棉燃火。災且剝膚。錦段被褥固殘爛不可復理矣。急抱先生出寢外床。而先生倦眼初開。睨奚童而笑曰。何爲攬乃翁夢耶。童乃以被褥焚毀告先生。遽驚曰。被褥之側有文稿一紙。曾燒壞否。童曰未也。奴已檢得矣。先生笑曰。幸甚。此吾少時一篇快意文字。昨晚偶憶及之。因寫一稿。尙未傳示諸生。今不焚毀。是天亦謂予文之可傳也。遂呼茶而飲。若忘其被褥之爲新製者。此何異趙子固覆舟墜水。祇問定武蘭亭本在也。名流曠達。千載一

轍

記狐媚事

安平張生肄業蓮池書院。臘月下旬不能理歸裝時，與隣屋人閑談，遣驚。一日偶及聊齋誌異所載狐鬼媚人事，生不禁發嘆曰：際此寒宵，孤枕卽狐鬼亦自可人。及燈後歸寢，猶自情思牽繞，恍惚間見婦人，偎其肩側，雖心知爲狐鬼，而與其聊可消遣，輒與諧謔，急爲息燈共枕。而婦乃側卧，生背後爲生撫弄肌體，且及尻骨。生方笑其爲含羞閃戰之計，不料有物突攻其臀，婦且堅持生肩，不令稍有轉移。而生則覺毛具修偉，創鉅痛深矣。乃大呼號救，聲徹隣屋。隣始秉炬撬門入，彷彿狸影，倏從牕逝。視生則伏枕呻吟，不堪狼狽也。逾時痛定，始吐其實。隣人哂曰：此非爾所謂可人耶？想雄狐緩緩亦爲寒宵孤枕來耳。使聊齋而在，恐不免寫子於誌異中矣。因啞然而退，嗚呼！屋漏不愧殆難言歟。

馮氏繼述錄叙

馮氏繼述錄者砥峰夫子存其觀察公之作也拾殘
敗於兵燹存什一於百千夫子之用心苦矣而熙因
之重有感也公之著作宜傳文苑公之推官萊州安
慶宜傳循吏公之守禦光商汲引後進宜傳理學名
臣乃明史三百年列傳竟遺公名且公固與岳守張
公舉者同載邑乘同祀鄉賢矣而彪炳史冊不得與
張共善夫李恕谷之書劉戶部墓表也曰南尚浮華
北安固陋故明史列傳南多而北少蓋北人樸質家
一零落卽殫力衣食之途其能珍重先人之嘉言懿
行而什襲夫斷簡殘編者固寥寥不多得也史之失
公或當時未有上書史館者藉非有賢子孫爲之表
彰而著錄則千百世後孰知其政事文章卓卓如是
哉則是錄也且以補史之不逮焉張以史而存公以
錄而存其存一也然則讀是錄者固想見觀察公之
爲人而吾夫子仁人孝子之風不亦於毫楮間而見
其藹然油然耶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則甚哉紹
書香不可不知所繼述也

嗚呼自諛墓之詞作而縉紳家悉以文字表揚其先世豈知不再傳而荒烟蔓草並無過而問之者金石其果可信耶易曰積善之家必之餘慶子孫之慶卽可表祖父之善正無需藉榮於縉紳文字也若張公事可徵已公諱彪世隸涑水縣之南庄公考婿於樊因移居於樊臺村焉世務本業尙陰德自矢樸誠不責施報至公而貧益甚環堵外無餘物與室黃早作夜績自食其力非從辛苦得來物漠不屑也壯歲工治酒受大戶聘往來都中專司肆事除已所應得悉

付主人同事莫不目爲迂拙而主人則深信之蓋公爲主人謀不啻其自爲謀無悖入亦無悖出也積有寸銖卽租田佃種一畝糞多力勤之說而絕無歉歲負租之事嘗語其子云地未嘗欺人人豈可以欺天乎長子起瑞次起恭次起剛俱各遵是訓竭盡心力於隴畝間每逢收穫輒茂隣畝不數年而當日佃種之田悉爲君契買之田且多仰給於君矣然則迂拙之稱亦何負於公耶公少貧未讀而心儀士行室人黃仰體公意於公沒後延師設塾命季子起亮率其姪若孫一意詩書而躬自操作以資膏火女內男外

各事其事不但晝無輟日每三更燈火熒徹於柳樊
荻箔之間而書聲與紡聲相連莫不歎其矢志之不
可及且陰識其勤苦之必獲報也後起恭之子焯果
以俊秀貢成均起瑞之孫士型亦以蜚聲上舍士魁
士傑俱以武略補博士弟子員起亮之子翥孫士凱
起剛之孫士弼暨焯之子士元皆從余姪受書余見
其頭角崢嶸丰姿儒雅可預卜爲國家令器則今之
田連阡陌不足爲公慰而將來之科第聯翩乃足爲
公榮公庶含笑九原自信力行陰德之無負也已公
卒某年某月某日詎生五十有五配黃孺人後公二

十七年而卒得壽七十有六起端等以南庄祖塋穴
次狹逼且有公兄虎公弟鳳隨公考妣塋矣乃卜吉
於村之西北隅而遷柩合塋焉坎山離向葱鬱之氣
遠映數十里實號佳城堪輿取龍沙廻抱之吉相穴
於聖女泉河之左去里門陸路固未可步武計而公
子弟之往來岸下者遙瞻墓樹卽下騎拱趨雖兩雷
昏黑曾無或失非賢子孫而能若是乎恐亦縉紳家
所忽略而不講也公寧藉縉紳文字以爲表揚耶起
恭弟兄深恐世遠年湮致公之陰德不法於其後因
介余姪而請表諸石翹公沒日已五十年矣殆亦近

於終身慕歟既不獲辭乃援善慶之說以洗諛墓之羞云

雙翠堂文集

卷中

九



舒節母壽叙

先太史伯祖養齋公嘗充八旂姓氏譜纂脩官得悉舒穆魯氏世篤忠貞所謂矯矯虎臣寔與申伯方叔媲美焉後其子姓就食采地移居於易因與余家通世好猶憶歲在乙丑有以夫人未亡事語余祖潛翁者語其少孤遲聘翁爲咨嗟語其相夫事老翁爲賞嘆及語其所天見背呼籲臨穴欲以身從之哀痛激烈翁且屢爲擊壺拍案不禁涕泗之交頤也揮淚細詢乃知夫人年逾二十始歸舒君歸未四載而舒遽謝世維時在堂之孀姑垂七旬在抱之孤兒甫三月微其姑再四勸留以送老存幼相勉則所生且不暇撫又安預計有今日事耶翁備書其語於簡端而環顧余曰舒門其後昌乎易曰苦節貞吉不苦不能貞不貞不能吉節婦能以貞心者貞家則家不失能以苦已者苦子則子必成小子識之余時孩提不知斯言之鄭重分明亦不知節孝之感人若是也迨其後獲交其子昌昌之爲人讀勤而品端工詩文慎取與追憶翁言庶幾其後昌乎自是以文社數過其家人其門庭灑然森然見其童稚雍然肅然升堂而拜太夫人則怡然康然含飴弄孫而不自知其白髮皤然

蓋太夫人以世族弱息而勤儉自甘固歷三十年如
一日也夫以三十年之泣血椎心而博門前一棹楫
孰得孰失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然使夫人當日
奮不顧身卽刻同穴則舒君之母誰與終養舒君之
子誰與成立舒君之衰薄門祚亦誰與維持而不墜
今者

聖天子首重風化表夫人里以爲天下式天下過斯
里者孰不羨此節孝之門允不愧忠貞之冑也況子
昌念國恩深厚益思報稱則所以黽勉夙夜期不
負夫人訓立者又孰不謂指日而鳳誥重頒拭目
而藿蕝加身也是夫人苦於一身而吉之綿延於穆
魯氏者正無窮期也潛翁所謂貞家而家不失苦子
而子必成者不益信而有徵哉以信而有徵之詞侑
壽而無慚之觴吾知夫人必輟然色笑矣因叙所見
聞以爲繼先太史作節母傳

脫埃軒詩序

先大父潛谷老人樂誘掖後進歲時伏蠟親友子弟
有過從蘇園者輒詢以經史課以聲律而默思表兄
秀穎迥出流輩聞其初授詩傳胸輒了亮於比興美
刺之義且能以已意辨集傳之失其於詩學或有天
授焉猶憶八九歲時與余聯榻於个中菴三更月上
竹影橫窓默思忽詩興陡發促余振衣狂吟達旦及
曉錄呈大父大父喜其警快賜以果餌謂孺子固可
造才也嗚呼回首四十餘年而老人墓木固已拱矣
默思甘自放逸不肯一試棘圍然終未自挫其才也

雙琴堂文集

卷中

三

當其授徒雙峰滄水時萬山一室午夜孤吟任虎狼
之號叫而絃誦弗綴迨星河之淡沒而燈火常熒迄
今父老猶有嘆其攻苦者然則默思於詩豈徒天授
乎哉其苦心孤詣實有期符乎古之作者焉且默思
不獨工爲詩也昔萊陽毛肖峰太史僑居易水時評
鷲易之能文者獨許默思有廬陵氣息浙江方養齋
先生掌教棠陰課士之暇曷以古作而默思之脫埃
軒記序又爲所推許謂筆力可逼秦漢今春歲試復
以中庸題藝見賞於鹿泉趙大司空拔列前茅面加
獎譽夫人得一知已可以死而不恨况所謂知己者

又一時之宗工哲匠哉獨恨不能起潛谷老人於九
原而一鑒其造詣精深之若此也余故追述舊事及
先輩推重之語冠於簡端使讀是詩者知默思之不
掇巍科緣於自放非緣於不學也賞識有真豈倩青
紫爲定評歟時嘉慶四年蓮月之伏日也

雙琴堂文集

卷中

三

樂然哉情煥然矣製四本戲民之為日也

隱隱深淵伏日對其終久不絕也實屬奇異豈命奇

哉筆跡重之詩賦外而論說則其奇奇味思之不

氣而一變其意諸辭則之乎此由余為之設書津以

文學鄧君傳

文學鄧君名文炳字闇然先世業農其父憐其生而
穎異命從先君子和峰公遊時從遊甚衆君最後至
而強記善悟君實獨出君爲人有才幹喜議論事涉
糾鞫悉善調停卽復夫癡婦能導以如情如理焉故
解紛排難先君子時倚爲左右手君仰體父師期重
之心遇事之關乎氣節名義者無不慷慨赴之易自
國初以來旂民錯處而旂奴之豪橫尤甚蓋藉其主
之聲勢敢於嚇詐復盜其主之資產輕爲撒漫役使
紳士奔走爲之恐後每至科歲兩試輒寅緣鑽刺變

雙琴堂文集

卷中

二四

態百出適有甘氏冒劉姓民籍而以金帛啗州之巨
室勢已垂成君時弱冠突攘背阻之大聲疾呼衆辨
俱紕爲之謀者無可奈何乃計愚甘劉使大興訟且
居間其間凡情賄可通之處傾囊動之當時爲甘劉
袒者旣竊大憲之威怵君不爲甘劉袒者亦援孤掌
之說沮君君自豪無悔意挺身對簿奔波數百里糜
羈數年卽至戚密友皆以不知時務嗤君君所同志
獨一趙君威不能動利不能柔迨至事平計得失則
君與趙君特拋去盤費數緡耳詎意甘劉數萬金之
產遂已告罄於此一訟哉甘劉旣貧寅緣亦息而君

強項廩生之名乃嘖嘖人口自州司府道以至藩憲制府無不知有所謂鄧文炳者嗚呼使君得志立朝廷其烈烈轟轟當何如耶乃以數竒多病卒終於家憶余始遊庠時君已白髮顏唐人不與門外事以故人子攻詰冒籍詞偶涉君君不得已出與郡侯抗論謂此冒籍者取不知誰何之人而祖之父之而已之祖與父轉途人視之墳墓不掃存亡不知是何異於無父之禽獸也此曰無父異曰寧知有君公祖維持名教而顧庇此以牛易馬者其謂之何聲色俱厲想見其攻甘劉時迄今又二十餘年每逢籍貫糾纏事

父老卽欲戲感嘆曰聞然鄧君在必不至是是可見君之有神名教者不淺也爰書其事而爲之傳

任烈婦傳

烈婦定興農人和剛女也有大家風性孝友未字時其父嘗語家人曰是女能盡職子舍異曰適人必能敦婦道年十七歸同邑任超凡之長子太學生瑄家貧服賈堂上甘旨半出婦針黹尤善承舅姑意能得歡心瑄素羸弱歲之庚辰遠出成勞疾婦晝夜調護飲食藥餌必親嘗乃卒不救婦捨地呼天欲以身殉舅姑勸慰再三始稍進食自是屏華簪嚴步履操井臼勤女紅者年餘姑憐其少私計欲奪其志婦聞之即絕飲食終日悲泣有勸之者婦曰吾所以不死者終堂上之養撫子女使成立以謝吾夫於地下也今不信於姑吾何愛於生哉一慟而卒年二十有三一子一女俱在襁褓余婚於任氏瑄與余友最厚余方悲其才而夭折孰意婦氏又以節烈死其夫也其族叔厚齋公屬余爲傳余不獲辭謹據所述者書之贊曰任定興盛族烈婦之伯祖姑董氏以苦節著先太史養齋公曾題其門使婦矢志終身撫孤教子其所樹立必卓然可媿先人乃卒以死其夫嗚呼烈矣古人云死節易守節難夫亦有幸不幸焉

客上世未詳所出。或云出呂宋國。有號淡巴菝者。客之鼻祖也。起草茅。隨大將軍姚南征。以廓清瘴癘功。食甬上。邑萬戶。遂隸籍中土。其支庶之居建衡濟者。名尤著。客獨識地氣。自念鵠鳴洛水。葭產遼東。非徒入幽燕。不能近天子之光。以裨益家國。乃附計偕吏。走京師。時慕廬韓宗伯。負知人鑒。一見傾歡。首爲長歌以贈之。一時名下士。無不與接。金蘭契。名譽藉甚。凡畿輔名勝之區。若石匣。若鮎魚池。咸藉客跡。爲重。而客則以性之所近。若與永寧。疊翠。太崑。烟嵐。有夙

雙琴堂文集

卷中

七

契者。因移家易水上。易人之與客習也。有輟其黍稷。稻粱之謀。以謀客者。有傾其囊橐。筥篋之資。以資客者。且因親及親。因友及友。舉直屬之。傾慕客者。每不憚數十里。挈畚荷鍤。就客謀業焉。客因田連阡陌。居積京坻。致崇文門稅務。爲客故。歲增數萬。然則客之神益國家。其功豈在廓清瘴癘下哉。建衡濟三支。蓋莫與京已。客爲人脩儀表。博大寬碩。當其依紉巖壁間。人方疑爲焦孝先。一流人物。不知其先天下憂而憂。一遇露白霜青。輒倍極憔悴。面赫如金。故人又呼爲黃葉子云。客與人交。不言自芳。總期氣味沁入。

肺腑苟獲吹噓雖糜身爲粉屑不惜故沉鬱者藉生
疏之深思者藉生達之以至賓客燕享有欲通悃悻
而申情款者無不倩客居中其間客之位置居然出
儔尊象鼎之右而熠燿於佩觿鳴玉之間矣顧頗自
斂抑苟器宇不合不能強以相親非仲長統布袋和
尙輩未見其習與周旋也第性惡水而近火一爲延
蕪卽氤氳滿室如烟翠從峻岫出幾引人仙去所謂
性近疊翠烟嵐者或職是之故故人與客交亦時致
焚灼之患然終不能一朝舍去者則客不惟識地氣
亦善順人情云

雙琴堂文集

卷中

三

外史氏曰光天化日之下安有所謂瘴癘哉疑隨征
論功之說殆附會以誇門第耳及讀宗伯集寔有淡
巴菰歌又似不盡誣者客之顯赫至今日亦極矣傳
有云極盛之下難爲繼吾將原始要終以問客之究
竟何如也

蘋婆傳

婆之字訓老媪也。蘋婆則風姿嬌好，意態溫柔，軟紅嫩碧，時掩映於長林叢薄間，輒令見者心醉且善解人意。每思慵酒渴時，有婆在側，則味乎其言，津液自生。使長卿相遇於文園，寧致以肺渴疾終哉？或曰：婆之貌雖少，婆之心實慈。華閣綺筵，招無不至；旗亭市肆，座亦盡歡。以無人之不樂，輪囷誠也。故呼之爲婆。然婆豈真胸無黑白，詭隨取容者哉？當逆璫煽虐時，下魏廓園先生獄，巡緝羅織紳士大夫，不敢近附一語，而婆獨以孱弱之質從事，狴犴銀鑕間挾七箸以

雙琴堂文集

卷中

九

勸餐雖事卒不救，而正人藉以少延喘息，不遽快逆璫意者，婆調護之力居多也。然則婆之心慈而婆之氣俠矣。五嶺以南，有竊婆之名，以動衆者，紅艷妖媚，既過於脩飾，而態度卑屈，幾下儕於履綦間物。是婢學夫人，不特尹姬見邢姬之自慙，弗如也。太史朱竹垞爲婆辨，氏系謂婆本出甘氏，召伯南巡，曾舍其家。詩所云：勿剪勿伐，爲婆咏也。以後召公封燕，遂舉家徙入燕，燕之地婆化身，不啻千萬億，而居東方者，品每遜於西，得毋以氣鍾金肅貴耶？嗚呼！藉非具金肅之氣，其安能姣好其外，而俠烈其中耶？予懼耳名者

之不察寔也因次第其事而為之傳

賢哉次公固始終一心於善者也而論者乃以甘心

事女室一語訛則未終其始末而詳窮之當其伏處誦

讀曰貞卷中與聖賢相對何暇偶及俗吏語則志趣

之不在富貴已較然矣及為并州法曹登太行而反

顧白雲曰吾親舍其天下固未有刻刻不忘其親

而忍於一旦頓忘其親者其後讀長史詩代鄭崇質

絕域之行是亦可謂賢於友而信其必不薄於君

矣且使君親心於事之則阿諛匪難逢迎必力

來復之

雙長堂文義

卷中

三

瑤意者後謂之太史公則婆之心慈而婆之

氣依吳五則之南有以名以動眾者紅艷妖媚

取過於備餘而愈度卑屈幾下僨於履綦間物是婢

也夫人不特尹姬見邢姬之自惠弗如也太史朱竹

為妾辨其系謂婆本出曾氏召伯南巡曾舍其家

而所云多剪勿位為婆也以後召公封燕遂舉家

徙入燕燕之地婆化身不啻千萬億而居東方者品

勢懸於西得母以氣鍾金肅貴耶嗚呼藉非具金肅

不察寔也

因必策其事而為之傳

狄仁傑論

賢哉狄公固始終一心於唐者也而論者乃以甘心
事女主爲訊則未綜其始末而詳究之當其伏處誦
讀曰黃卷中與聖賢相對何暇偶及俗吏語則志趣
之不在富貴已較然矣及爲并州法曹登太行而反
顧白雲曰吾親舍其下天下固未有刻刻不忘其親
而忍於一旦頓忘其君者其後詣長史請代鄭崇質
絕域之行是又可卽其厚於友而信其必不薄於君
矣且使其果甘心於事女主則阿諛匪難逢迎必力
來俊臣之多方羅織武承嗣之屢請誅殛又何爲哉

雙琴堂文集

卷中

三

吾於是知其委蛇僞周正其所以保持唐室也夫武
后爲唐之婦爲唐之母非有敵國仇讐之以其所以
務作威而作福者不過欲假天下之名器其濟其私
耳使狄公當日銳意於扶危定傾而不從容鎮靜以
徐俟其變則禍以激而愈烈功以猝而難成安知敬
業之敗不早見於梁公而廬陵之貶更甚於房州耶
且武后之才固足以飾非拒諫而其本體之明則亦
有未嘗息狄公蓋早識其可以情喻而利導也迨姑
姪與子母孰親一言而決天下之疑杜奸人之口不
幾強於十萬師耶而說者又以反周復唐爲公功不

知公之目固未始有周也。公之心亦明知僞周之不能以一手掩天下目也。故倖臣肆威則褫裘以奪之。魄老臣可用則及鋒而薦之朝。凡所以籌畫於廟堂夙夜者。實無一事不爲國計也。無一事不爲國計。卽無一事不爲唐計可知矣。不然吳楚之淫祀且傳檄而俱毀矣。光輔之暴縱且請劒而欲誅矣。激一時之義憤而號召天下之義士。夫豈公之所不能。而公之斷不出此者。公之謀出萬全而持之有素也。故諂公屈事女主者。旣爲庸末之見。卽稱公爲反周爲唐者。亦未爲精當之論也。公直以唐存耳。匪特無僞周之見。亦並無功我立名我成之見。公誠偉然人傑也哉。

雙琴堂文集卷下

雜著

陸門山樵著

南山集序

曩余曾問詩於上湖夫子

汪韓門先生

夫子曰詩須始作

有感方作有義成章有我故一人有一人之詩一時

有一時之詩而後可誦其詩知其人論其世也余服

膺是說以論同人詩卷則解有不柄鑿者乃遲之又

久今始得南山詩一讀之也南山少隨父宦不染薰

衣剃面之習長無生計真有蕭門賃廡之窮衣不揜

骨飯不充飢而歌出金石絕不作一依傍門牆語所

雙琴堂文集

卷下

一

謂誦其詩可知其人者吾於南山集遇之矣而惜乎
不得起上湖於九原而一證之也

南山集序

陸門山樵著

張士傑字卓爲說

古今多以傑號其最著者漢之三唐之四也王盧旣
不得善終留侯辟穀蕭何作吏儒者究奚取乎韓公
起八代之衰而進學解曰卓犖爲傑惟其卓是以傑
也士誠能如韓之卓則幾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爲天下大丈夫其何羨乎才子之稱
卿相之貴也

雙琴堂文集

卷下

二

張士儁字御李說

考八儁姓氏李膺首著膺在漢季德隆望重人難詣
其門至比之登龍使北海不遡譜尼山且恐艱於一
見矣而謂爲末學所可希冀乎前余爲士儁師者字
以父旁余易以御李蓋有味乎荀文若之言也世有
哲人執鞭所欣慕余用愧夫抗衡前輩罔識顧忌者
若夫循轍步後塵自御者事也惟無惑岐途爲幸焉

跋蔣式軒先生所贈拙老人手札三則

三十年前於友人齋中見拙老人墨刻一紙心竊愛之而未悉其人也及遊長安晤廣陵士夫知老人姓蔣名衡字湘帆別號拙存世居良常曾以寫經授官聲溢四海名達九重於是心儀其人而愈慕其書矣今歲丹徒式軒先生掌教棠蔭書院余以世好時相過訪觀老人所臨聖教墨跡筆筆堅勁先生乃言老人爲其族祖因縷述懸腕懸肘之法中鋒勤學之能并誦老人廿四橋邊多勝蹟十三經後少書人之句則較昔聞於廣陵人者倍加詳焉余深悉其人而

愛重其書之意自流露於眉睫間先生因舉是札以贈且云札中所稱亦厚若梅卽兩先胞伯字也一爲金華邑宰一爲粵西太守仲叔俱以詩字稱竝家書原不應示人因足下愛不釋手故聽君攜去亦寶劍贈烈士意夫寶劍烈士之喻余不敢當然以三十年來寤寐慨想而不能慰諸懷者今一旦得之克時時展玩之則余洵幸甚快甚也片楮之惠與錫我百朋等近聞老人裔孫工篆隸以繕寫秘書 欽賜明經可云不墜家聲孝廉名和字仲和亦善畫

札中道家常事都有雅趣是老人不特以書法擅長

其高情逸韻亦殊不減晉人風度卽伊兩賢阮之敦宗敬老并可概見蓋非夙昔寔有雍睦藹吉之休何能令老人倦倦屬望若是耶則是札之可稱匪特老人筆法堪傳千古卽蔣氏家風亦幾幾乎推挽薄俗云爾

是日見式軒先生案頭置書一冊字如蠅頭扇一柄製略近古先生泣然告余曰此二者先人遺物也某以輕裝客外不獲時奠几筵謹攜此朝夕展對庶幾警歎猶聞手澤之如新耳於戲先生年過六旬而至性所感時作孺子泣非所謂終身慕者歟每見縉紳雙琴堂文集

卷下

五

子弟於前人貲產之留無不尺寸是競而前人之詩文書畫則視爲殘紙一在其澌滅漫漶不稍爲愛惜而藏之得毋前人心血所在轉不若囊橐所餘耶固大異乎仁人孝子之用心矣余跋先生所贈拙老人手札因並誌此使後世子孫能於祖父精神寄託處肯爲留意亦庶幾聞風而知興起者歟

爲劉郁亭跋所藏劉和公先生墨蹟

國初書法首推宛平劉氏和公先生

諱興閻號素齋

實大司

馬公餘佑之孫而撫吳中丞芳躅之令子也幼席華

胄不慕榮利晚以明經官靈壽學博不屑也僑居易

水詩酒自娛嗜晉人法書傾貲購置日事臨摩嘗取

桑皮紙訂爲大冊於窓晴棋罷時輒書數十行曰爲

課或節錄古人格言或草自作詩詞用筆取勢務與

脗合嘗語人曰結字最須着意必大小相宜長短一

氣始見蘊藉風流有以縑素索書者不遽爲揮洒先

度其縱橫寬窄幅宜幾行行宜幾字乃散步中庭斂

雙琴堂文集

卷下

六

神默運時以右手規畫胸前胸前尺幅每先他處穿

斲故先生袍褂從無完著而麗人行所謂態濃意遠

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者乃於先生書法見之矣

予舊藏數幅後爲壺溪刺史攫去今劉君郁亭獲先

生書手自裝潢集爲巨冊而以跋後囑予予亟展視

則先生所用桑皮紙臨晉人稿本也縈如曲蚓矯若

游龍於不衫不履之間寓中規中矩之妙精采奕奕

彷彿遇先生於中庭散步右手畫胸時焉夫先生嗜

晉人書卽造晉人堂奧寧郁亭嗜先生書不造先生

堂奧耶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知數十年後論書

法者推重易水劉氏殆不啻宛平劉氏也郁亭其時
防夫攬之者

雙琴堂文集

卷下

跋甌盞新編

此方靜齋紀其甲寅歲詩也予識靜齋自甲寅始而予之知靜齋則不自甲寅始憶戊申歲於京邸晤涑丞林靜菴先生先生爲閩孝廉不輕許可而每稱方靜齋能詩靜齋姓字耿耿予心者且二十餘年矣及甲寅予餽口於涑邑城畔而猶子元堃適爲方氏童子師予始獲識靜齋靜齋坐予紫藤花下酌以梨花佳釀飛觴疊韻懽若弟昆故編中多與予倡和之作夫以廿餘年心所願見之人而一旦把臂入林快何如也甚悵乎林丞之已不及見也始識林丞不識靜

雙琴堂文集

卷下

八

齋今交靜齋又不獲見林丞然則人生聚散之感夫固有不得而自主者今年二月靜齋遙寄是編命予評隲時杏萼初紅雨窓新霽展讀是編不啻酌梨花坐紫藤時也見是編卽如見靜齋見靜齋卽不能不想見林丞然則詩之感人也豈淺鮮哉而要非深於詩者不足語此也溫柔敦厚吾於是編蓋三復不置

云

澹遊草叙

緬夫才餘八斗陳思舊貶於安鄉邑號千家炎宋特
除夫鼂令堂有問山之蹟塚傳留枕之人此弔古所
以興思而鍾情因之寄慨也况元韓徃復孟成之節
義堪懷晉魏留傳越石之清剛可遯情殷往哲恨不
同時路出名區欣爲駐足雖才非司馬深慚作客臨
叩而譽駕張憑竟致迴船真臘啟天花之高閣遠收
百里烟雲循澹水之芳流問遍一方風俗男耕女織
絕少遊民璧握珠懷尤多佳士聽絃歌於夜半書聲
與琴韻爭飛語保障之恩多春雨偕秋霜共沐酌衢
尊而樂飲雅化如醇餐玉屑以忘歸清風時扇用是
頓忘累句巽布鼓於雷門聊誌壯遊駐流光於石火
他年或憶夫陳迹此卷何嫌於贅言若夫繩祖武之
前塵空羞堂構憶友聲於舊雨永嘆人琴則綠酒紅
燈盡屬今昔之感而哀鴻殘柳彌爲惆悵之增未免
有情難禁回首至於轡裊晨風鞭停晚照藉一時之
吟咏寓百代之消磨拓眼溪山難沉旅夢加餐風雪
用屢歸裝信奚囊其可投作話柄其何愧

陶山唐君皇琴一壺詩叙

聞之地屬鍾靈斯多問水尋山之境庭惟羅雀何有
爭竒扼要之觀縮造化於壺中亦祇聞其語矣納須
彌於芥子豈期信有人焉如陶山先生者景差賦侶
三閭騷流望天衢而翔步非甘蓮幕因人孳襍被以
遊燕暫向秦樓依婦第山城斗大騁目何由椽署冰
寒攤書自喜課虛責有頻出繙經注雅之才弄假成
真酷似鬼斧神工之戲玩九華於指掌石爭寶晉齋
頭等一勺於蓬瀛池鑿空青句裏官衙成隱趣溪聲
樹色流連晚照春陰跬步起奇觀廬瀑衡雲彷彿薄
棚石案竹留髻俗恥桃紅李白之爭榮梅與凌寒知
調鼎和羹之有具就小中以見大罔非卽事多欣惟
情至之生文亦復杼藻不妄引人入勝編奪柳州小
記之工其曲彌高詞效鐵笛竹枝之製幻烟霞於几
席象外遊神別探討於琴書詩中有畫而乃謙冲可
挹蘊藉多風標一默以顏齋固得意之忘言也取皇
琴以誌卷抑古調其獨彈乎熙暴腮守涸忽來齒頰
之芳續尾乏貂漫效顰眉之醜果爨材之弗棄尙匠
削之仍煩肯賜陶鎔彌深仰止

陰雨不時濕蒸。遍室蚊雷蛙鼓。旣深攪寢之嫌。花腹
驚頭。忽切剝牀之懼。騰予敝榻。駭彼妖蛇。事旣出乎
恒情。處何嫌乎極典。爰爲判語。用示刑章。

判曰。匡牀靜几。原非禹放之菹。絳帳比臯。何有女祥
之夢。擬向隨侯。報德吐並。無珠藉徵。馮子將軍。蟠非
在筍。緣瓊瑜而排長陣。嚇人甚膚切之災。雜綬帶以
隱柔軀。伺我等沙倉之射舌。刀藏腹。居然枕伏。戈矛
氣焰逼人。立見患生。肘腋。夫他人鼾睡。尙擬驅除。豈
虺蜴爲心。忍寬剿絕。縛付寄奴之手。釁豈人生。律爰
赤帝之誅孽。由自作。嗚呼。準楚相之速埋。寸磔非爲
已甚。懲鄭門之兩鬪。案具還警。其他孟生。落影之疑。
竹夫人。庶幾釋矣。草有縮秋之似。醉公子。能無誤哉。

代贊禮郎索米郡尊啟

竊聞詔承金馬尙羨侏儒粟貸監河猶憐涸轍雖生平有志温飽無關而一溢難炊飢寒至此非仁人之見恤將卒歲其何堪恭惟老父師大人輕徭薄賦小民爭鼓腹於茆簷問俗觀風多士慶春回於黍谷而且分俸餉同僚丞掾悉炊金而饌玉殊榮及下位吏胥亦齒梁而刺肥如某等有恪執事非同舍業而嬉無祿代耕何術自食其力餅馨羸恥典衣旣交謫於室人齒歷頭蓬索飯每啼飢於稚子况復歲云暮矣悵稱貸之無由益見貧也傷哉懼祭奠之不敢飢餓難出周之則受尊長有賜賤者奚辭伏望破格垂青如天賜福捐倉廩之涓滴向枯槁以吹嘘雀啣鼠耗之餘皆足好增顏色與蓋益庾而外頓教腹滿精神庶俟酥酒分來歡騰妻子佇看椒盤整起香供几筵從此每飯不忘祝德寧云手以加額亦惟素餐誌愧飽嘗不啻竈盡流珠敢瀝下情仰干鈞鑿

乞馮砥峰老師分菊啟

誰耽隱逸宜乎陶後鮮聞我類清狂敢謂花前知己
第栽同桃李曾叨沐雨培風豈擅外籓籬竟等凋霜
萎露恭惟夫子青鎖朱門之胄執種偏羞石田茅屋
之官青氊固守孰分錢於司業盤中苜蓿長欄干獨
癖愛於淵明盆上紅黃自標撥攜東籬之採擷種擬
河陽煥易水之烟嵐人疑彭澤傲秋霜兮翠攢金剪
漫云燕谷多寒伴瘦影兮鼻擁鬚拈信是廣文官冷
物莫聚於所好事乃愈出而奇譬以珍禽况之佳卉
則有白鶴飛來翎挂青山之雪青鸞翔去羽鏗爐火

雙琴堂文集

卷下

三

之銀芍藥雨中何似沉香亭北芙蓉檻外爭如太液
池邊更若悅名士以傾城何致懷美人而不見楊妃
承恩而善醉欄檻生嬌西子因病而時顰梳粧在懶
凌仙而賽萼綠拭面而比觀音信我見之猶憐自鍾
情而正在者也至於皮若虎斑鬚如龍紫手拈金線
欲綉殿撰之袍頰脫松針爭繡佛龕之座望伊人而
秋水盈盈非勾漏而丹砂灼灼渾若化工之造物奚
必解語而生憐蓋舉類稱名洵屬指不勝屈而怡情
悅道得毋心所同然伏冀養英囊枕之餘許拾落紅
萬點助術分甘而外容攀晚節一枝則雨態烟姿頓

使疎籬生色。而霜天露月。倍覺淡趣。宜人靜對仙風。
不羨使君白衣之送。偕來勝友。直傲義烏冒雨之尋。
問茂叔之霽月。寧似秋輝。愈康子之瘴癘。真同參附。
惠而好我。忍教老圃悲秋。熱不因人。何愧程門立雪。

乞張照乘金魚啟

人同涸鮒誰吸西江賦就小園竟同枯肆雖食無求
飽原羞彈缺之馮生而樂亦在中每羨觀濠之漆吏
曾盟息壤敢具鱗箋獲畜生池彌叨海量前者取徑
西山辱招東閣既醉酒而飽德爰披帳以窺園屋因
樹而窓見山位置儼乎圖畫仁固靜而智則動濬疏
引以淪漣忽聞發刺之聲乃立於初之沼戲新荷而
弄影游泳洵屬無心出深藻而唼雲灼爍還如濯錦
青著丹尾雅分鴉背之光細鬣纖鱗艷奪榴花之彩
逐蘋蘩而輟蛻霞影參差間蝌蚪以迷離赤文掩映

雙琴堂文集

卷下

五

笑杜詩之白小寸計何微比范蠡之池州千行不止
徘徊難去共知我見猶憐乞假無端幸與君投所好
君則謂范金爲佩猶脫心交魚水相歡忍同鮑臭慮
長途之酷暑難移荷蔭以同攜俟少間於涼秋自浥
菴罨而餽至言猶在耳今此其時躊躇遣使愧結網
之未能婉轉爲詞慮批鱗之膺怒倘惠而好我何妨
膾食之餘苟廉不求償益拜豚孚之信剖江湖於寸
勺助我文瀾悟潛躍於方塘窺君道妙不惟一寸二
寸庾園復舊日之觀抑且玉如金如君子示先民之
度榮方期乎懸袋感豈等於忘筮伏惟斷金勿教緣

木 謝徐騎卿分竹見贈啟

驕陽煽火雲之虐大暑增酷吏之威問惡其其何能
惟修竹而不受緬南坡之茂蔭關外依稀概朔雪於
摧殘个中寥落迺故人之好我竟峻飾之容攀指風
雨以俱來暑歸何處憂蕭繼而競奏耳實盈其贈比
琅玕不啻百朋之錫救同松栢頓還三逕之觀揮塵
清談塵揮鳳尾彈琴長牋爽鏡龍吟剪流水於俱泉
頓使涼生片席似秋風之負谷爭看翠繞詩書移為
凡以誠為德恍若高人

卷下

卷下

共

杜詩云 蘇之池州于行不止

徘徊難去我見猶疑無端幸與君投所好

君則請范金為佩猶疑交魚水相歡忍同鮑臭慮

長途之酷暑難移荷蔭以同攜侯少聞於涼秋自滬

究罍而餽至言猶在耳今此其時躊躇遣使愧結網

未能婉轉為詞慮批鱗之膺怒備惠而好我何妨

餘食之餘苟廉不求償益拜豚孚之信剖江湖於寸

有助我立澗悟潛躍於芳塘窺君道妙不惟一寸三

木 復舊日之歡排日玉如金如君子示先民之

木 方...

謝徐舜卿分竹見貽啟

驕陽煽火雲之虐大暑增酷吏之威問惡此其何逃
惟修竹而不受緬南坡之茂蔭閣外依稀概朔雪於
摧殘个中寥落迺故人之好我竟峻節之容攀偕風
兩以俱來暑歸何處憂蕭騷而競奏耳實盈哉贈比
琅玕不啻百朋之錫栽同松栢頓還三運之觀揮塵
清談塵揮鳳尾彈琴長嘯爽競龍吟剪流水於洪泉
頓使涼生几席割晴雲於箕谷爭看翠繞詩書移烏
几以就清標恍若高人下榻倚南窓而聆籟響何如
孝穆微吟雖參玉版之禪尙需他日而醫半生之俗
雙琴堂文集

卷下

七

寔藉此君報固有慚於木瓜斐則寧諠夫君子感先
刻赤銘俟鏤青

謝吳東翁惠蜜啟

貢自坻離曾愈同昌之疾賜傳光武競誇朱祐之榮
詎意分甘正逢消渴融百花之精液未遜鸞蜂擅上
藥之神功寧需天竺沸湯點去酪奴之風味索然糲
米調來露酒之輕清信矣適口何知萍寔大官漫說
蔗漿已歌飽德之章敢不拜公之賜舍館課讀九熊
苦味應回漱醴析醒措大酸風頓異所愧藏無玉椀
驗鶴髮之還顏惟知澆以沙糖誌心交於莫逆

謝惠菓餅啟

望曲江而涎咽綾綬何年笑畫地之啖難名空類是
問半背其誰易惟劃粥以充飢庶兩袖之無污且支
錯而煮字非憐半菽之不飽孰爲疊出而弗窮惟翁
術妙牢丸致參薄夜搜成玉屑豈真菽麥不分調以
馨香轉若團圞取象爭絜輕於秋練允矣映綠字以
流輝互較薄於春綿洵哉逐東風而播馥助厨中兩
日之費重擬千枚勝開元二儀之稱奢羞十字真可
空夫作者慵翻饌經食品之書用是頒乎多矣頓異
小醉微吟之客饕餮何嫌吾寧負腹侏儒誰笑人樂
分甘憐菜色之依弓飽啖及子謹乾餽之失德慍見
無人俾知帝子餐餘曾惜措刀之福王歡拜惠還須
就學之勤聊成維志之詩何補推食不執桓元之畫
庶可解嘲酬無都尉之官緣凜英公之責涓埃未報
屬厭徒慚

序

鈴憶幼時先大父愛如掌珠晝同食夜同寢
自三四歲至大父捐館歷十餘年未嘗一刻
離也大父性豪宕不事家人業喜抄胥耽吟
咏日嘗撫鈴歎曰鄉俗子於祖父田園地土斤
斤寶貴至先人著作則漠然置之不知田園地
土皆身外物數首詩文乃先人心血所在豈可
度外置乎鈴時已心誌之大父著作極富所
存者十之三四皆家嚴家叔手抄藏之篋笥
者已二十餘載庚辰科鈴幸捷禮闈益仕湘南
即欲謀付剞劂而力未能辛巳補授大庸令又
公事紛繁無暇校對至壬午家嚴卽觀州教
諭事迎養南來長夏揮汗重校大父詩文集
釐訂詩集為六卷文集三卷皆悉心推究去其
魚魯亥豕之謬適是年秋鈴以奉調入簾嚴
命卽覓雕鐫善手以償汝志今幸事竣謹誌顛
末於右一回憶大父之言不自知涕泗之何
從也歲次癸未余月穀且孫男亨鈴沐手敬識



公事給... 家嚴師... 州教

諭事... 重校... 大父詩文集

楚訂詩集為六卷文集三卷... 推究去其

魚魯亥... 春秋... 以奉調入... 嚴

命即... 汝志今... 章事... 竣... 謹誌願

未於... 之言不自知... 涕泗之何

從心... 且孫男... 身... 於沐手敬識



37276